

第一章

“啪！”

一本新出炉的光榆学院校报狠狠摔在明晓溪的课桌上！

正在整理期末考试卷子的明晓溪双手险些被砸到，她诧异地抬头，只看到一个狂怒而去的背影。

小泉深深叹息，抓过校报：“姐妹啊，你现在是‘全民公敌’。”

“咦？……”明晓溪觉得她语气不善。

“知道那个女生来做什么吗？”小泉的声音从校报里飘出。

“嗯？……”来做什么？不是送报纸吗？

“她是来骂你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……”明晓溪眨眨眼。

“……但是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怕把你惹急了挨扁，所以让校报来严厉指责你。”

小泉啪地一声将校报摊开拍在她面前，按低她的脑袋，玉手一指——

“看！”

“光榆学院本月最冷酷无情奖——明晓溪同学！”

标题下的配图是她上排球课时神采飞扬的照片，以及她部门优秀的期末成绩单（这些记者莫非都是间谍出身，成绩单她半小时前刚刚收到，居然就已经印在校报上了）。

明晓溪敷衍地草草一看，文章中那些措辞严厉的字眼早已无法触动她一个多月来被各种“明枪”、“暗箭”训练得超级强悍的神经了。

“姐妹，不是我不挺你，你的确过分了一些。”

“我很过分吗？”明晓溪冥思苦想。

看着她一副“不知错在哪里”的神情，小泉恨不能扑上去咬她两口。

“澈学长是为你受伤的对不对？”小泉揭露她，让她惭愧。

“是。”明晓溪低下头。

“他伤得很严重很严重，差一点就死掉了，对不对。”小泉眼中含泪。

“……对。”血色渐渐从明晓溪脸上逝去，那段日子，即使已经成为过去，却还是常常在半夜化成噩梦将她惊醒。

“而你！而你居然还来上学！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应该衣不解带地时时刻刻守在澈学长的病床前！你应该面容憔悴、苍白消瘦、泪流不止！你应该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、满心满念除了澈学长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事情！！”

明晓溪张大嘴：“可是，澈学长已经没有危险了啊。”

“闭嘴！！！”

怒喝像平地炸雷，从四面八方传来！

明晓溪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被乌压压一大群女生包围，她们全都双手叉腰，眼冒绿光（真的是绿色的），瞪紧包围圈中心的“人民公敌”，如果眼睛可以发出飞镖，明晓溪的身子保证比芝麻饼还精彩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明晓溪乖乖低头认罪，继续聆听“人民代表”——小泉对她的审判。

小泉咬牙切齿：“可是你——明、晓、溪，你却照常吃！照常喝！照常睡！”

可是，如果吃不喝不睡，风涧澈还没苏醒，她就已经翘

了。

“ 还有 —— 眼泪呢？你的眼泪呢？明晓溪，你知道我们为澈学长流的泪，可以灌满三个光榆学院…… ”

所有在场女生皆眼含两泡热泪，吧嗒吧嗒向下坠。

明晓溪终于明白了，风涧澈是被她们的眼泪唤醒的。因为如果他再不醒，世界便会发大水，而他是一个太善良的人。

小泉抽噎着继续控诉：

“ 澈学长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吗？！可是，他刚好一些，你竟然就回来上课，该死的是还堂堂不缺！期末考试，没有人性地还居然拼命考个科科优秀！中午吃饭，就你吃得最多，比猪还多！你看你，一点没瘦，还容光焕发，个子还蹿高了几寸！

小泉边说边伸手过来掐她的胳膊：“ 原来的婴儿肥居然还没了，变成了肌肉，皮光肉滑的，明晓溪，你到底是在谈恋爱还是在照顾病人！

明晓溪吃痛地一缩，把胳膊从她的魔爪下抢回来。死小泉，怎么能进行肉体攻击呢。

小泉的话提醒了包围的众女。

“ 喂，明晓溪，你是不是还和牧流冰在一起？ ”

“ 没良心的女人！澈学长为了你伤成那样，你居然还和牧流冰拉拉扯扯？！

“你对不起得起澈学长？！”

“你还有没有一丁点人类的良心啊！”

“我真是瞎了眼，以前居然崇拜你这种人！”

“你如果不能一心一意地爱澈学长，我发誓会恨你一辈子！”

.....

.....

有点搞不懂了，明晓溪奋力拨开重重喷溅而来的口水，惊讶地问：

“那个，你们不是都很喜欢澈学长吗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跟澈学长在一起了，你们不会伤心吗？”

沉默。

一片沉默。

然后——

“去！！！”

口水一坨坨向明晓溪狂喷。

“明晓溪你少臭美了！”

“我们是让你死心塌地爱上澈学长.....”

“但是澈学长却不爱你.....”

“刻骨铭心的爱恋.....”

“却得不到他的心.....”

“ 日日相思…… ”

“ 毫无结果…… ”

“ 你的身心倍受折磨…… ”

“ 蹂躏…… ”

“ 摧残…… ”

众女齐声呐喊：

“ 谁叫你让我们最爱的澈受伤！！！”

风涧澈的病房比五星级大酒店的总统套房还要豪华。明晓溪觉得这里实在是太豪华了，一点也不像在医院里。

她知道风家在政界很有威望，却不晓得他家还那么有钱。

鲜花、水果和各种各样的礼物堆满了病房，明晓溪努力从礼物的缝隙间寻觅道路，小心翼翼地摸进风涧澈所在的内间。

风涧澈穿一套白色的丝质睡衣，柔顺服帖地勾勒出他身体修长的轮廓。他似乎刚清洁过，肌肤清爽，黑发微湿，几缕发丝顽皮地溜到他眉宇间，逗弄着他温柔的双眼。

他原本斜靠在雪白的枕头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，但明晓溪细碎的动静让他扭过头来。

风涧澈微笑，和暖的笑容和目光，使在场的其他人也发现了歪着头、双臂捧满礼物的明晓溪。

护士谷木静看看傻笑的明晓溪，再看看温柔的风涧澈，打趣道：“风少爷，你的小女朋友来了。”

明晓溪沉迷在风涧澈的笑中，谷木静的话像空气一样飘飘飞过。天啊，他的笑容好迷人啊，怪不得有那么多少女为他倾倒。

莱曼大夫在病历上做完记录，抬头和谷木静相视一笑，两个少年人每次见面都是一个笑一个呆。

莱曼大夫用病历敲敲明晓溪的脑袋：“不要光看，扑上去吻他一下呀，他会更开心。”

明晓溪惊醒，手臂圈抱的礼物噼里啪啦掉在地毯上。

她脸蛋通红，急忙解释：“不是，不是，你们搞错啦！我不是澈学长的女朋友啦！”

谷木静促狭地瞟一眼含笑的风涧澈：“哦？晓溪，他还没有跟你表白吗？”

明晓溪快急死了：“不是啦，澈学长才不喜欢我呢！”

谷木静骇笑：

“他这样告诉你的？晓溪，你上当啦！你不知道，他每天都等着你来，拿着一本书看呀看地都看不进去，对我们大家微笑可是笑得都不用心。每天在你快到之前，他都会请我们帮他收

拾干净头发和皮肤，然后就开始望着窗外等你，时不时还装做不经意问我们时间。你一走，他还是会对我们微笑，可是那种微笑，寂寞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碎。晓溪，他很喜欢你的，不要被 he 骗啊，风少爷只是有点害羞而已。”

天哪，害羞？她确定她说的是风涧澈？！

明晓溪觉得自己快死了，是被脸红烧死的，是尴尬得羞死的，还有——是被心跳跳死的。

“咳！”风涧澈清咳，“谷小姐，你误会了。”

谷木静扭头看他，很好奇：“哦？你不喜欢晓溪？”

风涧澈的目光拂过浑身僵硬的明晓溪，像春风般留下阵阵暖意。

“我喜欢晓溪。”

明晓溪瞪大双眼，呼吸戛然而止，心跳消失。

谷木静得意地笑：“我就知道……”

“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
“……？”笑声噎住。

“谷小姐 请你以后不要再開晓溪的玩笑可以吗 那样会使她很尴尬。”

眼睛开始眨动，呼吸重新开始，明晓溪又活了过来。

谷木静尤在挣扎：“你是说晓溪‘现在’还不是……”

莱曼大夫用病历猛K谷木静脑袋：“护士小姐，你的工作不是聊天，赶快走，病人们还等着你巡床！”

“痛死啦！说就说，老用病历打人，坏毛病，什么名牌大医生……”

谷木静不甘心地边往门口蹭，边嘟嘟囔囔地抱怨，快到门口，猛然回首：“晓溪，风少爷的点滴速度不要太快，等那瓶滴完以后记得叫我来换新的哦！”

明晓溪偷偷做个鬼脸，又不是真傻了，叫谁也不叫你。

明晓溪小脸红彤彤地从地毯上捡起礼物，抱到风涧澈床头。

“学长，这些都是大家送给你的礼物。”她努力回忆临来前那群拜托的女生们要她转达的传话，“心形的巧克力是丽晴送的，她说她永远爱你；星形的巧克力是美灵送的，她说她把对你的祝福像星星一样每天挂在夜空；粉红色的心形果冻是有爱送的，她说她想你每一分每一秒；橘黄色的……”

“晓溪，你的礼物呢？”风涧澈打断她。

“哎呀，我一停下来就会忘的。”明晓溪抱怨，拼命想抓回

飞快飘走的记忆。

“每个礼物上都附有卡片，我会自己看。你告诉大家，我谢谢她们的关心。”风涧澈笑着说，“你看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”

明晓溪眨眨眼，咦，真的，原来艰巨的任务可以两句话就解决，真不愧是——

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

她凑近些，再眨眨眼，仔细看。她迟疑地伸出右手，用食指指尖轻轻碰触——

惊呼！

“天哪，学长你在脸红！你真的脸红了呀！”

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明晓溪惊奇地喊：

“学长你也会脸红？你居然也会脸红？！”

风涧澈的脸被她的小手捧住，他不知该说什么，别扭地闪开她的手。

明晓溪咬住指尖观察他，优雅出尘的澈学长竟然也会尴尬，奇怪真奇怪。

指尖一僵，她忽然想到嘴里的这根手指方才刚刚摸过他的脸颊，那么，不就是……

空气怪异。

两个人各有心思，同样不自然。

风涧澈更快恢复“正常”，轻松笑道：“你好像在取笑我平时脸皮很厚。”

“我只是没想到你像普通人一样也会脸红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普通人。”

“才不是！”明晓溪两眼冒出崇拜的目光，“你是个神一般的少年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！”

他沉默。然后向后缓缓倒去，唇角染上难以察觉的苦涩。

“你可是累了？”她连忙扶住他，让他小心地躺下。

风涧澈闭上眼睛，声音很低：“稍微有一些。不用管我，跟我说些话，我喜欢听。”

明晓溪想一想：“先说好，我说你听，你可不要太累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说什么呢……”她挠挠头，“对了，说到我的礼物。”

她从包里掏呀掏，掏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单，骄傲地笑：“啦啦啦啦……科科优秀的成绩单！哎呀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，老爸老妈见了保证吓呆掉，说不定会怀疑我作弊。哈哈，伟大的明晓溪，无往而不胜的明晓溪，厉害吧，答应你期末考门门优秀就决不食言，崇拜我吧！”

笑声从风涧澈嘴巴里偷跑出来。

明晓溪斜瞥他，耸耸鼻子：“好吧。我承认，这张成绩单有

你一半的功劳。”

风涧澈的眼睛都在笑。

“好吧好吧，算你一大半功劳。”她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知道，是你从身体刚好一点就开始帮我补习功课，每次来都逼着我看书，我才能有这样的成绩。不过，我也有努力啊，不信你换个白痴试试。所以，我对这张成绩单也有一小半的贡献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

风涧澈喜欢这个坐在床边生机勃勃有点臭贫有点耍赖的明晓溪。

他永远记得，当他从不知多久的昏迷中苏醒过来，出现在他面前的明晓溪。

她面容苍白，眼神倔强，浑身神经紧绷得一触就能崩溃，却强忍着在人前人后绝不掉一滴泪。

那样的明晓溪让他心碎。

明晓溪望着成绩单在笑：“啊，要是老爸老妈看见，哈……”

“马上就要放寒假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？”风涧澈凝视她。

“这个，”她一怔，“不急。”

“我没关系，你放心吧，死不了啦。”他笑得很轻松。

“呸呸呸 乌鸦嘴。”明晓溪皱起眉头，目光不由自主溜上他裹着绷带的右臂。

当日风涧澈共中五枪，两枪伤及皮肉危险不大，另外一枪伤在腹部，一枪贯穿左腰。这两发子弹只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。他昏迷了整整十天，进行了八次抢救，两次电击，幸亏素有“神手”之称的莱曼大夫回天有术，才使他苏醒好转。

如今，那些伤已经没有大碍。最让人担心的，反而是风涧澈受伤的右臂。那是他被打中的第一颗子弹，距离铁纱杏很近，火力猛烈，神经严重受损。莱曼大夫曾经暗示，那只胳膊有可能废掉，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

风涧澈顺着她的视线看向自己的右臂，微笑：“人不能太贪心，命能捡回来已经很好，少一条胳膊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明晓溪没有出声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把话题扯远：“学长，你对自己的未来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……”他好像在思考。

“学长，我知道你什么都很出色，你是天才的钢琴少年，你的画被赞许，你还做得一手让人吞口水的好菜，也许还有很多出色的才能是我不知道的。”她凑近他，眼睛闪得很亮，“可是，

学长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最喜欢？”他望着她亮晶晶的眼睛，笑若春风。“我最喜欢听晓溪说话，最喜欢和晓溪在一起。”

明晓溪一听就急了：“哎呀，人家跟你说正经的，不要开玩笑啦！”

风涧澈长吸口气：“好，说正经的。”

“那你将来想往哪方面发展？”

风涧澈努力坐起。他打量她良久，声音淡淡而又认真：

“我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以前，一切事情对我来讲似乎都是非常容易的，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达到。所以，我从来没有珍惜过我那些所谓的才能，我也不知道最喜欢往哪方面发展。”

明晓溪惊怔。

“你是否很失望？”

“我很吃惊——”

风涧澈的唇角又染上苦涩。

“——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失望呢？”她诧异地眨着眼睛，
“你各方面都出色得不得了，所以难以取舍，这很正常啊。你才只有十九岁，不需要很早就要决定啊。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，好决定将来是帮助你的胳膊更柔软一些呢，还是更有力一些。”

他皱眉，好像听不懂她的话。

明晓溪不好意思地笑笑：

“ 呵呵 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我从小就有理想 只是理想经常变来变去。最初的时候，我想当个美食家，哇，天天可以吃好吃得不得了菜，还有人给我钱请我点评，真是赚翻了；然后，我又想当模特，可以穿好漂亮的衣服晃来晃去，不用花钱薪水还多，真是美死了，唉，可惜身高不争气；后来，我迷上功夫，立志要把我家的武馆振兴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强身健体；现在呢，我的理想又变了—— ”

风涧澈笑得鼻子轻轻皱起来，像春水上的涟漪。他用正滴着点滴的左手，温柔地抚摩她额头上细碎的绒发。

明晓溪没有察觉他的动作，她的眼睛出神地盯住他受伤的右臂，脸上绽放出坚决的光彩：

“ 我的理想——要让澈学长的右手比神更出色。 ”

带着输液管的手停顿在迎着夕阳金黄闪烁的绒发间。

明晓溪仰起小脸，望住他：

“ 我发誓 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不了 我今生再也不会有其他的理想！

“ 听说澈学长的右臂毁了 是吗？”小泉的鼻子酸酸的 眼睛也酸酸的。

“ 他那么出色 ,他的钢琴 ,他的画 ,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可是 ,
这样完美的少年 ,他的右胳膊却再也不能用了吗 ? ”

第二章

午后。

明晓溪微笑着怀抱满满一纸袋苹果往医院大门走去。又大又圆又红的苹果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，跳跃出让人流口水的色泽。

天气还是很冷，可是她的心情却很好。

她觉得生命充满了让人感动的奇迹。

风润澈的右臂中弹，神经严重受损。前来会诊的世界各地著名的神经外科大夫全都束手无策、毫无办法，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风勇司，病人的右臂是必定会废掉了。

除非有奇迹，或者能够找到传说中神秘的外科医生修斯大